

書介

文：草草

《修道院紀事》

作者：喬賽·薩拉馬戈  
譯者：史寬克  
出版：時報文化

定價：新台幣320元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1982年的里程碑作品《修道院紀事》，是其開啟宗教議題的首部代表作。其行文不溫不火，不疾不徐，底蘊卻瀟灑字字針砭的嘲諷，當時蔚為風尚的創作技巧也在這部試金石中渾然天成。故事發生在18世紀的葡萄牙，葡王若望五世因王后瑪利亞·安娜夫人婚後近三年不孕，擔心王位後繼無人而憂心忡忡。當時掌管宗教裁判所的神父勞諾·庫尼亞引領方濟會安東尼歐修士。修士向國王進言，如能建造一座專屬方濟會的修道院，神蹟自然出現，國王必有子嗣。國王許下承諾，果然不久後王后傳昇瓦之喜，芭芭拉公主誕生，於是展開長達13年（1717-1730）的修道院建造工程。

《改革戰記——營造灣仔》

定價：港幣78元

作者：黃英琦  
出版：思網絡/SEE Network



本身是律師、電台節目主持人，以及活躍於文化教育界及公民社會的黃英琦，在這書中完整披露昔日她在區議會裡頭的改革歷程——如何將官僚的行政枷鎖逐一拆牆鬆綁，如何突破區議員只懂「蛇、齋、餅、粽」的法寶，如何在區內開創知識承傳的研究工作……這書既側寫幕幕令人難以忘懷的本土歷史，也大膽挑戰區議會的角色及功能，寄語今屆出選區議會的候選人，不要畫地為牢，要勇於創新的把民主真正植根於社區。

《中國新富》

定價：港幣148元

編著：三聯生活周刊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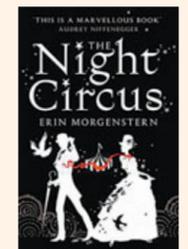


90年代中，中國經濟劃下分水嶺。此後15年，中國經濟邁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這15年的財經故事驚心動魄，如同一個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中國新富都是狠角色。這書分為財富、產業、投資三部分。「財富」介紹中國製造業的巨大力量，貧富分化的趨勢，以及所謂中產階級的脆弱和受到的衝擊。「產業」包括製造、金融、IT三個領域。可以看到中國從97年開始出現的民營企業衰敗原因和個案，金融企業由亂到治的自我梳理過程。「投資」主要講述1999年5·19行情的後續、金融風暴前的狂熱和隨之而來的一蹶不振。

《The Night Circus》

定價：美金26.95元

作者：Erin Morgenstern  
出版：RANDOM CENTURY GROUP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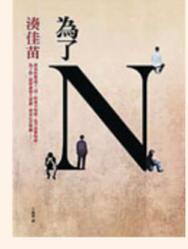


19世紀中，一個神秘的馬戲團，只在夜幕低垂時開放、黎明結束，它總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從來沒人預知它的行蹤。黑白條紋相間的帳篷裡面，是令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的偉大魔術。它是「夢之馬戲團」。華麗炫目的背後，是工於心計的鬥爭，兩個年輕而才華橫溢的魔術師希莉亞和馬可，因為被敵對的巫師選中，注定了無法改變的命運……

《為了N》

定價：新台幣260元

作者：湊佳苗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文化



被譽為《告白》作者湊佳苗寫作以來的最高傑作。杉下希美、西崎真人、成瀨慎司與安藤望，這四個人都是同一起命案的目擊者——在10年前，野口貴弘與奈央子夫妻屍於大廈自宅內，丈夫被花瓶打破頭，妻子則被刀刺死。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湊佳苗以精準的筆力，描寫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愛」，而在如俄羅斯娃娃般層層疊疊的曲折情節中，瀕臨崩潰的情感，激盪出無比絢爛的火花。

# 卜洛克的《烈酒一滴》

## 祭神如神在

■文：唐諾（台灣）

編按：今年初，曾獲得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的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Sanders Block）訪問中國時曾說，其筆下最著名的偵探馬修·史卡德（Matthew Scudder）人生有一段空白。在《八百萬種死法》（Eight Million Ways to Die）中，馬修意識到自己是酗酒者，想要戒酒；而到了《刀鋒之先》（Out on the Cutting Edge）中，馬修已經戒酒6、7年。這中間，肯定發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卜洛克把這段故事「補寫」出來，就是這本2011年的最新力作《烈酒一滴》（A Drop of the Hard Stuff）。本版在此節選台灣著名作家唐諾為該書中文版（台灣臉譜出版今年8月出版）所撰寫的導讀的一部分，以饗讀者。

### 其實每一個故事都是一次回想

我們都不確知未來真的會發生何事，所以很多人明智的不信未來如不再相信有神，把握當下，做你自己云云。但米爾·昆德拉狠狠的把我們僅有的當下也挖掉，他指出來，由於當下並未完成，當下每一件事仍在發展之中，它們的得失、它們的結果、它們的意義，全蜿蜒伸入到濃霧般的未來，如果我們不知道未來，我們如何能說自己知道當下，有能力掌握當下呢？

回到史卡德故事來。我要說的是，我們再仔細點看，史卡德的每一樁案件，乍看像是時間順向的、摸索前進的，但其實都是結案之後才回頭一次完整的說出來。我們可以把《烈酒一滴》的當晚場景變一下，不是在葛洛根向米基·巴魯，而是在某個有時間的時空酒店裡講給我聽，差不多就像這樣子。這當然不是服膺調查中不洩露的官方守則那一套，而是因為，故事只有通過回想才能編纂起來，事情得告一段落我們才知道該選哪些看以及該怎麼想怎麼說，所有的故事都是回想，每一部小說都是一條時間甬道。

福克納曾經這麼描述過人的時間處境，他說，我們就像背著身坐在一輛疾駛的汽車上，未來看不見，現在一閃即逝如一抹影子，我們真正能看清楚的只有過去。

問題便在於怎麼樣才算過去、才算事情告一段落——一般而言，手起刀落，從生到死只一瞬，一部推理小說一次殺人總是幾天內完成，甚至就一個度假一頓晚餐；但馬修·史卡德（或卜洛克）喜歡帶著調侃指出來，有些謀殺是很緩慢很耐心的，一次殺死你一點點，所以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夫妻都用一輩子時間謀殺彼此，所以，在這回《烈酒一滴》裡，史卡德他們還多扯一種殺人方法，每隔幾天寄瓶上好美酒給某人，持續十幾年，他不死於酗酒，也必定死於戒酒。如傑克·艾勒里，他在接到第一瓶酒那一刻已被惡魔抓住了，無可遁逃。

每天，發生於我們當下的所有事，其實時間尺度都不等長，有幾天的，有幾年的，也有很多長過我們一生的，我們根本等不到結局，也有根本就不附帶結局的，像一朵沒開就萎去的花，凡此種種。史卡德（或卜洛克）一次次開這樣的玩笑，一次次重複指向那些更長時間尺度的東西，我們差不多可確定了，他知道自己順利講出來的有頭有尾的故事也就那麼幾個，更多的，他仍在等仍在想，等某個結局的來臨，或想辦法發明出某種結局，好把故事說出來，是這樣子吧。

### 讓我沒有痛苦的死去，但不是現在

很多系列性的故事是沒老年的，故事中的時間像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我女兒告訴我，像日本的小學生偵探柯南，算算時間也應該長回高中生工藤新一

的模樣了，但現實的壞消息是，據說作者本人離了婚，得付大筆贍養費，因此時間得繼續被攔著，保持它聚寶盆的樣式。

史卡德的系列故事，一開始就不智的啟動了時間之流，如同我們現實人生一樣青春難駐回不了頭，這原是令人擔心的，因為流速不難估算，時間的終點立等可取——可不是嗎？現在不就全到了？妓女從良了，把人生弄得無可損失如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惡漢娶了損失不起的年輕妻子，偵探自己幸福了或至少生命的重大關口全闖過來了，更糟糕是其他人一個個死掉，在《每個人都死了》那一案尤其像出清存貨一般。這些，現實人生正常無比，但卻一直是系列故事天條也似的大忌。系列故事最忌諱固定班底的死亡，你寧可讓他搬家，讓他出國，讓他傷心走開，或讓他掉入河中墜落懸崖，但切記不要被找到屍體（腐爛不可辨識的屍體可以），得讓他維持於可死可不死的靈動狀態。

紐約也變好了，不是從此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是罪犯殺人犯一夕間全失去想像力和實踐能力，而是曾經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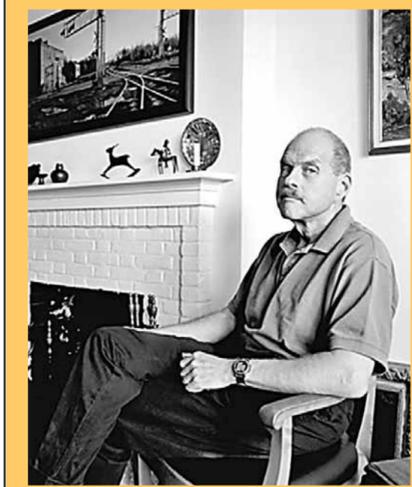
時間即將抵達盡頭會怎樣？兩種，一是很快這一切都結束，互道珍重；另一種則是好整以暇，可以穿越多條而且多樣的時間甬道，通往過去通不到的記憶，說出那些時間不流動、老年不來臨的人講不出來的故事。這裡，告訴大家一件神奇但不致洩露案情的事，《烈酒一滴》裡，一瓶打開來的上好波本威士忌（不摻毒藥和任何添加物）、一房間的酒香，居然可以是兇手的謀殺兇器，這怎麼可能成立？但還真的可成立。

我們當然希望史卡德故事是後者，《烈酒一滴》是好整以暇的開始，只因為能一路走到這裡的偵探絕無僅有，就連昔日的菲力普·馬羅也戛然而止於中年的結束，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一千零一夜》模樣的畫面，死亡就近在曙光的那一頭，當故事講完它就來了，所以刪去魯德一個接一個故事講下去，記得的，然後殘缺不全的，然後遺忘的依稀彷彿的，再然後未曾發生但理應有的……史卡德和米基·巴魯也可以這樣。

《奧德賽》故事中，迷航的尤力西士曾航入冥府，見到了母親和一千特洛伊戰友的亡靈，在那裡，先知提瑞西阿斯給了他最慷慨的贈禮，告訴他可以毫無痛苦的死去，這個禮物，人愈到老年才愈知其珍貴。在每一回探索過程中，史卡德總會有一兩句縈繞不去的話語，用於自省，用於感傷，也反覆變形用於練嘴皮子的玩笑，《烈酒一滴》這回是：「神啊，請賜我真節之心，但不是現在。」

神啊，請讓我保持清醒，但不是現在；請讓我不起偷盜之心，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慷慨、勤奮、無私無我，但不是現在；請別讓我打人，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拒吃零食，但不是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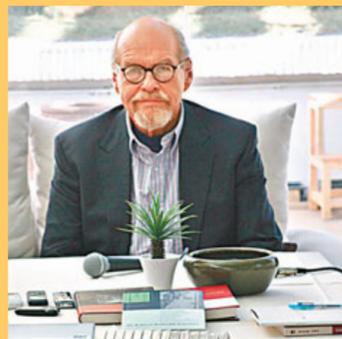
是的，請讓我們毫無痛苦的死去，但不是現在。



卜洛克的經典留影。 網上圖片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Sanders Block）是當今最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家，曾五度獲得愛倫坡獎、夏姆斯獎與尼洛·伍爾夫獎，以及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所頒發的各大推理獎項。他還曾獲得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所頒發的鑽石七首獎，成為繼莎拉·派瑞斯與艾德·麥可班恩之後第3位獲此獎的美國作家。馬修·史卡德是其筆下最赫赫有名的冷硬派無牌偵探，從1976年的《父之罪》中登場至今，幾近35年。從年輕到老，從酗酒到滴酒不沾，從爸爸升格作爺爺，馬修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位老友，與讀者一起慢慢變老。



年初訪問中國時，卜洛克曾透露將為馬修補寫故事。 資料圖片

# 追跡於時間與空間的夾縫中

書評

文：果林

在《IQ84》後，村上先出版訪問集《我為了發夢而醒來》；後推出這次的《村上春樹雜文集》。正如村上所言，他從未出版過雜文，一直都希望把不同的「雜稿」編輯出版，期間卻一直寫長篇小說，在寫完《IQ84》後的休息期間，他終於把從前的稿件編輯出版。村上有意整理過往的文字，為作品下一個總結，難免有「結案陳辭」的意味。這或許跟之前出版村上春樹全集的背景有關。跟訪問集一樣，村上為自己過往的作品寫下小引，以今天的目光重讀以往的文字。

村上春樹出版過不少散文集，如「春日堂」系列、於女性雜誌《anan》連載的《村上收音機》（暑假時已推出續集：《村上收音機2》）等。今次的雜文，實在夠「雜」。村上今次不收專欄、專政講稿、為其他作家寫的序、音樂評論、翻譯雜談、Q&A式訪問，甚至連朋友女兒出嫁時的賀辭都收錄，不論出版過或未發表的都收錄在內，當中包括近年村上得耶路撒冷獎後的演講名篇：〈壁與蛋〉。

如果說閱讀雜文的經驗是了解作者的風格，今次大概是了解村上春樹思考方式的一部結集。跟以往的《村上收音機》不一樣，中間少了一份選就字數，為大量讀者而寫的刻意經營，甚至可以通過演講講辭多了解一個會「說話」的村上；深入虎穴，理解他的想法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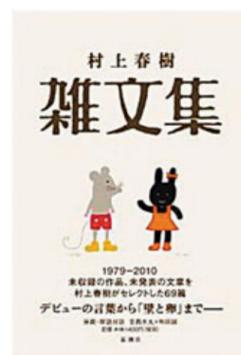
不談耳熟能詳的「我永遠站在雞蛋的一方」（〈壁與蛋〉），就是他獲得其他獎項的講辭，今日重看，也可看見村上春樹的成長軌跡。如他於三十歲獲群像新人獎時，以「四十歲之時」為題，引用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話：「希望說出與別不同的事，就用不同的語言說出來。」至他2007年為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寫的一篇名為「Jazz Messenger」（編入本書時改題為〈尋求不同的聲音〉）時曾以Thelonious Sphere Monk的一句語連繫至寫作：「It can't be any now note. When you look at the keyboard, all the notes are there already. But if you mean a note enough, it will sound different. You got to pick the notes you really mean!」（那裡沒有新的音符，你看着琴鍵，所有的音符都在那裡。但你給予音符帶來意義，那音響就會很不同。你要選出那有意義的音符。）多年的寫作經驗，村上領會的與以前不同，那裡都沒有新的說話，倒是要為語言帶來新的意義。

總體說雜文集的內容，都不難發現村上受外國文化的影響。在《聽風的歌》得獎前後，評審的評價好壞參半，有批評指其作品「翻譯腔太重」，過分受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小說影響。看今次的雜文的內容，或

許能從好的方面說，他受美國文化，特別是爵士樂的影響。在《給我搖擺，其餘免談》中，村上全面談及爵士樂，但這次他不單談爵士樂，也談他喜歡的美國小說。由書評到影評，由翻譯到被翻譯，讓我們在另一個角度更清晰看到村上的「美國血緣」。

不過，在不斷受美國影響的同時，村上也有對日本的關心。本書收錄幾篇與《地下鐵事件》相關的雜文。其中一篇是他曾受美國雜誌邀請而撰寫的有關沙林毒氣事件的長篇文章，但最後並沒有刊出。這篇文章深入地談及他對於事件、受害者、真理教徒的觀點。他在小引中指出：撰寫時為了讓美國讀者更正確地了解事件，他比平常更用心寫下這篇文章。連同訪問集並讀，就可知長期在外的村上，從來都意識自身的「日本作者」身份。

《IQ84》以後，《挪威的森林》被改編成電影，這幾年村上春樹特別熱，在平靜以後，閱讀他的雜文，或能讓我們重新回望三十年來的村上春樹。



書名：《村上春樹雜文集》  
作者：村上春樹  
出版社：新潮社  
出版日期：2011年2月

為了讓美國讀者更正確地了解事件，他比平常更用心寫下這篇文章。連同訪問集並讀，就可知長期在外的村上，從來都意識自身的「日本作者」身份。

《IQ84》以後，《挪威的森林》被改編成電影，這幾年村上春樹特別熱，在平靜以後，閱讀他的雜文，或能讓我們重新回望三十年來的村上春樹。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